

东方文学丛书

DONGFANGWENXUECONGSHU

论方行的诗

端木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论方行的诗

端木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 1 号

责任编辑:李文方

封面设计:王益章

作者画像:王益章

余 卓

版式设计:王 野

责任校对:刘爱平

论方行的诗

Lun Fangxing De Shi

端 木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179 号)

哈工大节能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6·插页 2

字数:120,000

1994 年 3 月第一版 199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2,000 册

ISBN 7-207-02898-9/I·462 定价:5.00 元



作者近照

目 录

真诚而执着的追求	黄益庸	1
论方行的诗	梁 南	15
读方行的《泪的花环》	陶尔夫	31
方行诗歌艺术	陆伟然	41

附录之一 方行诗选

夜歌集

序	53
归	53
独	54
莫愁女	55
今夜	55
花雨	56
鸡鸣寺	56
无题	57
期待	57
复活	58
玄武湖	59

喜悦	59
----	----

山地集

妈妈	60
沉默	61
母亲	62
菜园	63
从南方	64
我是山的儿子	66
山	68
放羊娃	68
给西班牙的花	69
在火里,你不会燃烧	70
山——墓碑	71
柯棣华	73
十个和一个	73
井	74
心	75

岩花集

前记	77
五十六朵	78

泪的花环

你说	96
幸福的日子	98
两地书	101
乙卯残冬夜话	103
丙辰暮春夜话	106
丙辰中秋夜话	106
十月	108
西部的雨	110
海滨的忆	112
我说	115

给共和国

第三十五支歌	116
--------	-----

黑非洲之歌(三部曲)

我	125
呼唤	137
爱情	147

附录之二 方行译诗选

穆萨的玫瑰

真正的人和真正的诗人(译者序言)	157
少女的歌	162
手帕	163
如果把自由给我	164
夜莺和泉水	166
花的坟墓	173
勇士的力量	175
一个姑娘的愿望	176
爱情	177
论英雄主义	179
给伪君子	180

真诚而执着的追求

——方行和他的《泪的花环》

黄益庸

我轻轻地合上了一本装帧雅致的诗集《泪的花环》，靠着沙发闭目沉思。刚刚读过的一页页诗篇，似乎变成了动画片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一位青年诗人怀着如火如荼的热情，悄悄离开了风雨如晦而依然歌舞升平的南京城，奔赴久已向往的几千里外的抗日圣地延安。从那里获取了真理的火种，便随着浩浩荡荡的抗日队伍开往华北敌后根据地。在经受多年严峻的战争风雨洗礼之后，他又与伙伴们越过长城，到北大荒开拓新的天地，迎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虽然，他的道路漫长、曲折和坎坷，既有希望和欢欣，也有痛苦和悲愤；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由满头黑发而两鬓斑白，而鹤发银眉，可是，他始终怀着对光明的真诚而执着的追求笔耕不辍，从心底发出热情真挚的歌吟。

他，就是方行。

诗集《泪的花环》，就是他半个多世纪心路历程的真切反映。

1917年，方行出生于浙江湖州。在学习上他受外祖父的影响。外祖父是一位没有功名的博学开明的知识分子。在外祖父的引导下，童年他就能背诵大量的古代诗文。在湖州上学时，诗人读了大量的新文学书刊，接触了“五四”以来许多著名文学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引导他进入了一个不同于古典文学表现的艺术境界和描写的新天地。

“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种对祖国命运的忧患意识，在少年方行的心灵深处萌发……1933年的春天，他怀着对前途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故乡来到南京，迈上了人生旅途的第一站。这年他才17岁，正是求知欲最为旺盛的年纪。在湖州念书时，他开始学写诗。那时，他比较喜欢闻一多、戴望舒、李金发等人的诗，颇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到南京后，由于银行里思想左倾的青年同事的影响，才逐渐喜欢郭沫若、艾青和田间的诗了。他不仅读进步的文学书籍，也爱读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还读了同事借给他的《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等书。

从1933年到1937年，诗人在南京工作和生活的五个年头，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时期，也是他的思想从困惑到清醒，从苦闷到奋发，从量变到质变的时期。在《夜歌集》里，除了《归》是1932年写于湖州苕溪故乡的作品外，其余8首都是在南京创作的。它们生动地反映了诗人这时期的心态。

在抒情诗《独》里，诗人仿佛“独驭扁舟”在“浪滔滔，风萧萧”的一望无际的“海上飘摇”，“看不见陆地，听不见人语”；面对那纸醉金迷的繁华的大都会，诗人却感到如此孤独，就象置

身于茫茫大海一样。他苦闷、彷徨、绝望，他看不到前路的一线光明，甚至连《圣经》里说的“鸽子”叼着“橄榄叶子”飞来的那点希望也没有。这首以象征手法表现的诗，无疑是他离开湖州刚到南京时心态的真实写照。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不久，又出兵侵犯淞沪，上海爆发了以十九路军为主的中国军民英勇的对日抗战。但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掣肘，淞沪抗战终于以妥协告终。淞沪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犯热河，攻击长城各口。平津告急，华北震动。大敌当前，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置国家民族的危亡于不顾，不仅加紧围剿苏区和红军，而且无情镇压高举抗日救亡大旗的爱国学生和军民，大批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学生或囚或杀。诗人到南京以后不久就感受到了这种白色恐怖的压抑气氛，因而在他的心目中，雨花台的“红的花雨”，无疑是烈士们堆积如山的骸骨（《花雨》），莫愁湖的“满湖绿水”，也使他感到“滴滴皆愁”（《莫愁湖》）……他多么希望在这“六朝金粉”的历史阴影里醉生梦死的南京城，能够听到鼓舞人心的雄鸡的啼鸣啊，可惜这只是幻想（《鸡鸣寺》）。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去世时，诗人正好来到上海。他目睹了浩浩荡荡的出殡队伍，目睹了广大人民对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家的深切哀悼，目睹了许多上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却不顾个人安危前来送葬的知名人士，不禁为之深深感动。他在《期待》一诗中，既为这颗象征民族魂的巨星的殒落而极度悲伤，又热切期待中华大地出现莺飞绿红的春天。

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是诗人思想感情的分水岭。如果把他写于36年、37年的《玄武湖》、《复活》和《喜悦》同写于33年、34年的《独》、《莫愁湖》和《花雨》对照阅读，我们就会分

明感到抒情主人公思想感情的巨大变化：前者沉郁悲愤，后者欢畅昂扬；前者彷徨困惑，后者坚定奋发。显然，西安事变（以及翌年的“七七”芦沟桥事变），使诗人看到，进行抗日救亡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青年学生以及各界爱国人士的要求，而且是一切有良心的、不愿做奴隶的军人和民众的一致要求；他们愤怒的抗争象火山般爆发出来，任何反动势力已无法压制下去。面对这鼓舞人心的政治局面，诗人欣喜若狂，热烈立即投身于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的抗日队伍之中，成为战斗的一员：“向咆啸的海扑去/沉浮在其中/怎样描绘/自己的喜悦呢”。

《夜歌》里的诗作都写得很精练。从它们语言的锤炼上，可以看出古典诗词的影响；在表现方法上，则更多地受二十年代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诗人喜欢通过色彩鲜明的物象的描写，创造扑朔迷离、耐人寻味的意象，以表现复杂的内心感受，引发读者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它们的缺点在于被象征的事物往往过于深藏不露，令读者难以捉摸，例如《玄武湖》，如果读者不清楚诗人写作此诗的时代背景，不了解他 1936 年在南京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变化，是很难理解隐藏在“蝉的鸣叫”、“晨曦沸腾”等形象组成的画面背后的含意的。

二.

“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南京城“山雨欲来风满楼”。有力量搬迁的机关、企业、工厂、学校……都在准备搬迁。

摆在诗人面前的有三条路可走：一是随着决定迁移的银行经香港去上海；二是到武汉去依靠一位有权势的亲戚；三是

到延安去。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1937年冬,进入陕北公学第一期学习。学习期间,他积极参加诗歌创作活动,写了大量的墙头诗。1938年,在八路军担任文艺组织工作,仍积极从事诗歌创作。1939年6月,他随一支由千余男女知识青年组成的军医部队,从延安开赴华北战场。《山地集》中的诗一部分写于延安,一部分写于晋察冀边区。《岩花集》则是行军途中写的即兴诗——岩壁诗、墙头诗。

《山地集》里的《妈妈》,是诗人37年12月初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期间创作的。它抒发为了共同的目标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之间亲密的友谊,以及他们对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心,同时也流露了对远方母亲的眷恋之情。这首诗仿佛一座心灵的小桥,一头连接过去,一头通向未来。此外,大部分的诗都是表现八路军战士或人民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同仇敌忾,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的,如《沉默》、《母亲》、《菜园》、《从南方》、《我是山的儿子》、《放羊娃》、《在火里、你不会燃烧》等等。试看:

日本人
想知道
八路军的行踪。
而我们,
全是哑巴,
只是眼睛
很亮,很亮。
于是,我们的血,
渗进自己的土地
有一寸深。

我们的血
温暖着
自己的土地。

抒情主人公“我们”，是一群中国老百姓，在面对穷凶极恶的民族敌人时毫无惧色，缄口不言，仇恨却使他们的眼睛发亮。他们宁死不屈，虽死犹生，因为他们的血“温暖着自己的土地”，为保卫神圣的祖国贡献了宝贵的生命。

如果有人认为这样的诗太直白了，太单调了，因而不算诗的话，那么，早在近半个世纪前，著名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在《时代的鼓手》中评论田间的诗时，就已经很好地回答他们了：“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只是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多么有斤两的话！）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你说这不是诗，因为你的耳朵太熟悉于‘弦外之音’……那一套，你的耳朵太细了。”“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至于琴师，乃是第二步的需要，而且目前我们有的是绝妙的琴师。”对于方行同志写于抗日战争期间的许多诗，也应作如是观。

《山地集》里的诗，绝大部分是以写实的手法来表现的，但也有的诗采用了极度夸张的浪漫主义手法，如《心》（副标题《给一位日本大佐》）的前三节，巧妙地对比了被侵略者和侵略者的手。被侵略者虽然被屠杀而牺牲了，但他的心却继续搏动，仍然如火般灼着侵略者的手；侵略者虽然杀害了被侵略者，但沾满鲜血的手却阵阵颤抖，终于惊怖地抛掉了心。诗的

后两节描写心飞起来，变成了召唤广大人民埋葬侵略者的旗帜。表面看来，所有这些描写都是夸张的，甚至显得有点荒诞，但却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抗日军民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及面对这种不畏残暴，不怕牺牲的精神力量的日本侵略者虚弱的本质。坚持正义战争但装备落后甚至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是强者，而发动非正义战争的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却是弱者，“哀兵必胜”，最后胜利属于正义一方，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这首诗的好处，就在于通过巧妙的构思和艺术的夸张生动地揭示了这历史的辩证法。

上面说过，《岩花集》里的诗都是诗人行军途中的即兴之作。诗人在《前记》中说：“这些诗，大部分用白粉写在行军路旁的岩壁上。一部分写在农村的墙壁上。有一部分写在二尺见方的各种颜色的纸张上，由前头部队张贴，殿后部队揭掉，至宿营地交我保存。这支部队的战士都在行军中读了这些诗，都喜欢这些诗。”诗人又说，《岩花集》原有 200 多首，发表在他和诗人劳森合编的诗刊《山地》上。《山地》只出了四期，今已绝迹。这本诗集中选的 56 首，是由于草稿记录在从前的笔记中才得以幸存下来的。

《岩花集》里的诗，有的是勉励战士们在行军途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勇往直前的；有的是描绘美丽的前景或到达目的地后舒畅的休息，给疲劳的战友安慰的；有的是鼓舞白衣战士急行军，及时奔赴前线，救死扶伤的；有的是启发战士们继承烈士遗志，继续为民族解放事业立功的……诗人在行军途中这些急就章，除了几首是采用五言的民歌体写的，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参差不齐的自由体写的。但都通俗短小，语言精练有力。由于针对的读者对象是知识分子，诗作在情调上也写得比

较适合知识分子的口味，虽然质朴却很优美，艺术风格不同于田间那种粗犷豪迈的短诗。但它们都是经过诗人真挚热烈的感情之火燃烧的产物。诗人的战友、已故诗人劳森为《岩花集》题诗代序，赞美其中的诗“如小小的/红色的火花”，的确是传神的写照。是的，这些当年时时出现在行军途中的岩壁上、墙头上的短诗，的确如同小小的红色火花一样，给许多千里辛苦跋涉的青年战友们以莫大的安慰和鼓舞。

三

抗战末期，诗人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1945年，又随古大存同志从延安来到东北。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他都在西满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虽然激动人心的斗争生活和时代的风云，使他爱恋的缪斯常常象不速之客扣击他的心扉，但紧张繁忙的革命工作，却使他很少有时间酝酿诗情，构思诗篇。纵然忙里偷闲偶有所作，也未注意保存下来，随手散失了。所以在诗集里也未能收进这时期的作品，这是很可惜的。

建国后，诗人一直从事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历任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黑龙江大学副校长兼中文系主任、黑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副主席等职。虽然工作仍然紧张繁忙，但他再也抑制不住胸中诗情的奔涌，情不自禁地拿起了写诗的笔。

收在集子中的诗人建国后的诗作，除了反映“文化革命”的生活遭遇和感受的组诗《泪的花环》外，都是长篇政治抒情诗。而且，歌颂革命英雄主义，仍然是这时期他的诗歌创作的主旋律。但和战争时期的诗作相比，这时期的诗作视野更开

阔、感情更深沉，语言更讲究，结构更严谨了。读者从那些热情奔放，大开大合的政治抒情诗看出，它们仍然是同青年时期对光明和真理的真诚而执着的追求一脉相承的。只是艺术上更成熟了。

《给英雄》这篇政治抒情诗写于 60 年，是歌颂人民解放军的一位烈士——李忠海的。李忠海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在 59 年嫩江爆发的洪水中，为了抢救遇险同志和国家财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诗作共分三节：第一节从平日如何对待劳动和训练、个人和集体、知识和才能、荣誉和利益等角度，热情赞美了烈士勤劳刻苦、大公无私、奋发向上、爱憎分明的优秀品质；第二节进而歌颂烈士在同洪水斗争中表现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揭示他作为“人民的战士”的本质。

和第一、二节的直抒胸臆不同，第三节以拟人化的手法，描写李忠海牺牲后，“礁石”和“嫩江”深深的负罪感，以及“江风”和“太阳”对烈士的挚爱与崇敬。这别具匠心、构思独特、富于文采和深情绵邈的结尾，大大地充实了第一、二节的概括性的赞美，从而使烈士高大的形象变得更有血有肉、亲切感人。如果缺少这美妙隽永的结尾，诗作便将大为逊色了。

诗人写于 65 年的政治抒情诗《遗言》，同样是歌颂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它为我们展示了“如同一颗红色的水晶，不容分毫自私的灰尘”的“战士的心”，展示了一位永远甘愿为人民赴汤蹈火、辛勤耕耘，“把胜利和幸福，献给人民”的“圣徒”高洁的灵魂。读之可以使私者愧、怯者勇。

反殖民主义也是诗人政治抒情诗的重要主题。诗人对于远隔高山大洋殖民主义者横行的国度里被奴役和剥削的人